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



英汉双解 莎士比亚大词典

刘炳善 编纂

Edited by LIU BINGSHAN

河南人民出版社

英 汉 双 解

莎士比亚大词典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

刘炳善 编纂

储国雷 助编

Edited by
LIU BINGSH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U GUOLEI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 =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 / 刘炳善编纂. — 郑州: 河南
人民出版社, 2002. 6

ISBN 7 - 215 - 04315 - 0

I. 英... II. 刘... III. 莎士比亚, W. (1564 - 1616)
- 戏剧 - 词典 - 英、汉 IV. I561.073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59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中国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5723341)

北京景煌激光照排有限公司排版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84.25

字数 5500 千字 印数 1 - 5000 册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8.00 元

序 言 一

李赋宁

莎士比亚在他的叙事诗、抒情诗和他用无韵体诗和散文创作的戏剧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是早期现代英语。这个时期的英语和现、当代英语在词义和语法以及发音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我国研究和阅读莎氏作品的人们造成不小的困难，妨碍了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正确理解和欣赏。因此，河南大学刘炳善教授新编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将对我国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翻译、教学工作的同志们提供有力和可靠的帮助。

试举例说明早期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之间的一些差异。词义方面：连词 *and* 和它的弱读形式 *an, an'* 作“if”（如果、假若）解，例如，《错中错》（*The Comedy of Errors*, 1590），I. ii. 94: “And you will not, sir, I'll take my heels”（如果你不情愿，先生，那末我将溜之大吉）。《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 1588），V. ii. 584: “There, an't shall please you”（好了，如果你愿意；*an't* = *if it*）。名词 *method* 作“orderly arrangement of ideas or topics in thinking or writing”（条理、系统性、逻辑性）解，例如，《汉姆雷特》（*Hamlet*, 1602），II. ii. 208: “Though this be madness, yet there is method in't”（这虽是疯癫，然而其中却有条理可循）。名词 *conscience* 作“inmost thought, consciousness”（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解，例如，《汉姆雷特》III. i. 83: “Thus conscience doth make cowards of us all”（因此思想意识迫使我们大家都成为懦夫）。语法方面：第三人称中性单数物主代词 *his*（= *its* “它的”）在早期现代英语中被保存下来直至 17 世纪。例如，《特洛伊勒斯和克雷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1602），II. ii. 53: “But value dwells not in particular will: / It holds his estimate and dignity”（但是价值并不存在于个别人的愿望当中：它有它自己的估价和尊严）。在 14 世纪中古英语里，第三人称中性单数物主代词 *his* 有时被第三人称代词中性单数主、宾格形式 *hit*（= 弱读形式 *it*）所代替，尤其是在西中部方言中。这个形式一直通用，直到 17 世纪初期。例如，《汉姆雷特》，I. ii. 216: “It lifted up it head”（它〔指老王的鬼魂〕抬起头来），《李尔王》（*King Lear*, 1605），I. iv. 234: “The hedge-sparrow fed the cuckoo so long, / That it had it head bit off by it young”（篱雀喂养小布谷鸟如此长久，以至于它的头被它的雏鸟咬掉）。第三人称代词阳性单数主格 *he* “他”，在中古英语里有弱读形式 *ha, a*（读音为 [ə]）。这个弱读形式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作品里，例如，《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 1608），V. iii. 127: “'A shall not tread on me!”（不许他把我踩在脚下！'A = *ha* = *he*）。

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人，大多数都对语言感兴趣。莎氏虽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他在家乡镇上的语法学校（*grammar school*）里毕竟也打好了拉丁文的基础，尽管他的希腊文知识有限。有了拉丁文的基础，同时也学会了法语和意大利语，莎士比亚也像他同时代人那样致力于扩大和丰富英语的词汇，主要通过吸收拉丁文和法语、意大利语的词汇，结果使英语中的同义词大大地增加了。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往往先用一个外语借词，然后紧接着用一个本族语的同义词来解释这个借词。例如，在 17 世纪出版的英国国教祈祷书（*Prayer Book*, 1662）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We have erred and strayed”（我们误入歧途，走错了路），“When we assemble and meet together”（当我们集合，碰在一起时）等。莎士比亚笔下最著名的例子是《麦克白》（*Macbeth*, 1606）II. ii. 60: “Will all great Neptune's ocean wash this blood / Clean from my hand? No, this my hand will rather / The multitudinous seas incarnadine, / Making the green one red.”（伟大的尼普顿的整个汪洋大海会把我手上的血迹冲洗干净吗？不能，相反地，我的手却会把那辽阔、浩瀚的大海染得通红，使绿色海洋变成一片红色。）莎士比亚先用了拉丁文动词 *incarnadine*（*redden*，使变红），随后紧接着用本族语 *make, green, red* 来解释 *incarnadine* 的词义。莎士比亚经常运用 2 万到 2.5 万个词，其中 90% 是英语本族语词。他善于使外来语（主要是拉丁文和法语）词和本族语（英语）词巧妙、和谐地结合起来，使英语词汇变得丰富多彩，曲折灵活。刘炳善教授编的这部词典充分反映了莎士比亚语言的这个特点。

刘炳善教授是一位十分勤奋、刻苦努力的学者。他经过八年之久的查阅、钻研、细读莎氏原文、广泛搜集资料、分类编排等过程,写出了4万张语词卡片、前言和附录。他参阅了西方学者研究莎士比亚语言(语法、语音、词汇等方面)的一些标准著作,例如,艾博特,《莎士比亚语法》(E. A. Abbott, A Shakespearian Grammar, 1897),奥尼恩斯,《莎士比亚注释词表》(C. T. Onions, A Shakespeare Glossary, 1986),施米特,《莎士比亚用词全典》(A. Schmidt, Shakespeare-Lexicon, 第4版, 2卷, 1923),柯克里兹,《莎士比亚的发音》(Helgekökeritz, Shakespeare's Pronunciation, 1953),以及斯匹瓦克编纂的《哈佛莎士比亚语词索引》(M. Spevack, The Harvard Concordance to Shakespeare, 1973)等。同时,他还参阅了大量的英美出版的莎剧权威版本,例如,英国的《新亚登版》(The New Arden Shakespeare, 1982),《新牛津版》(The New Oxford Shakespeare, 1982),《新剑桥版》(The New Shakespeare, 1921~1961),以及美国《新集注本》(The New Variorum, 1908~1928)的部分卷册和吉特里奇的著名莎氏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edited by G. L. Kittredge and Irving Ribner, 1971)等。1996年4月,刘炳善教授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学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他写的论文《为中国学生编纂一部莎士比亚词典》(Compiling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全文附于“自序”后——编者)——这篇论文后来刊登在《英语世界》1996年第9期。刘炳善教授的这部《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既有学术价值,又针对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为他们提供了一本入门的工具书,值得表扬。

1996年10月于北京大学



序 言 二

戴镠龄

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刘炳善教授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终于编写成功,并且出版问世了。对于我国日益众多的试图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原文的广大读者,这是一件特大喜讯。

由于时代久远,以及英语本身的发展变化,还由于莎士比亚作为大诗人在语言运用上变化不居的创造性和孕育着丰富奇妙思想的各种特有的修辞手法,他留给后人的一大笔文学遗产,几乎非借助于诠释不可。在18世纪初,即1718年,英语已出现莎士比亚学(Shakespeareana)这个专名,包括的内容十分广博,就中文字考订占着重要的分量,为了弄通作品的意义,就必须第一步力求恢复原文的真面目。文字诠释是进一步的工作。德国英语学者亚历山大·施密特(Alexander Schmidt)(1816~1887)对英国好几位杰出作家作过评介,包括琼森,其主要兴趣在诗歌及戏剧领域;尤其莎士比亚的剧作,对原文及德语的译文都有专门研究。他还撰写《伏尔泰把莎士比亚介绍到法国的功绩》(Voltaire's Verdienste um die Einführung Shakespeare's in Frankreich)(1864),是从正面评价伏尔泰这方面工作并带有比较文学色彩的较早的专文。他对莎学的主要贡献当推他的《莎士比亚用语辞典大全》(Shakespeare-Lexicon: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All the English Words, Phrases and Constructions in the Works of the Poet),共两巨册,分别于1874年和1875年出版。由于它的只字不遗的覆盖面,它在这点上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同类书不能与之相比。1902年G. Sarrazin对1500面左右的原书略为补充了约30面的一些新出的诠释,其余一仍施密特之旧,美国1963年曾据德国版重印。牛津大学出版社1911年印行的《莎士比亚字汇》(A Shakespeare Glossary),虽出自一个词典专家之手,但着眼点是今日早已不通行的古字及废义(其实这点在一般大型甚至中型词典中也可查到),篇幅狭窄,内容单薄,以之通读莎士比亚殊行不通。这一类小小的工具书欧美坊间可常见到,但都有相同的局限性。施密特的书以浩博全备见称,故一百多年来,巍然屹立,几乎是莎学这个部门惟一的丰碑,象征德国人治学的坚忍不拔与绵密彻底。

施密特以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勤奋及钻研精神完成他的巨著,不图几乎同样的勤奋及钻研精神又见于今天我国刘炳善同志身上,令听者为之欣慰。施密特处理莎士比亚全集的单词,刘君亦然。如果说过去同类书无法比得上施密特收词的全面完整,今天便当别论了,我们毋庸在外国学者面前妄自菲薄。再者,施密特的释义纯用英语,炳善同志则英汉双解;对本国读者说,则后者更便,这是一个改进。德国学者自上世纪初以来,评鉴莎士比亚剧作,能独辟蹊径,发挥新颖见解,而翻译莎士比亚也很成功。以施莱格尔(A. W. Schlegel)为首译成德语的莎剧,已被看成不朽的经典之作。施密特对施莱格尔等的译文下过探讨工夫,受到启发,因为翻译实质上是借助于另一种语言对某句话表达的相同内容作出的解释。我国的莎译已蔚为大观,炳善同志博采众长,涓滴不遗,这方面他和施密特又是不谋而合。施密特难以专美于前,可以预卜,炳善同志的这部词典,必然功不唐捐,将推动莎剧在我国进一步的普及。

最后,我还要申述一个问题。我国传统上有诗人作品可以不注及不可无注的两种说法。可以不注这个主张,只是对极少数天资高、文化修养深的人而言。即使对于他们,也不能全然不注。试问如果古注尽废,后人通读三百篇将遇到何等样的障碍?元好问是管领一代风骚的大手笔,少小就号称神童,何以他对李商隐的名篇《锦瑟》发出“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的苦恼呢?不可无注的意见似更切合实际,何况对于异时异地的莎士比亚,又何况大多数读者的资质不外是中等!在研求文字意义的基础上,再结合上下文,虚心涵泳,庶几可以逐步领会作者言外之意,并且就戏剧说,加深对情节及人物的理解。可见借助工具书先弄通莎士比亚作品本文的字义,毕竟是基本功。炳善同志的词典英汉双解,正好满足我国读者的需要,此所以我一开始就指出,这本词典应该受到我国试读莎剧原文的众多人们的欢迎。

1996年于中山大学

自序

当我在大学外文系念书的时候,一旦粗通英文,就想读原文作品;而一旦尝到阅读英文原作的甜头(那和读译本的味道是大不相同的),又想进而攻读莎士比亚的原文剧本。本来,我在中学时代看过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译文所吸引,觉得莎士比亚的戏剧很好懂,简直就是为年轻人写的。所以,也就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读他的原作自然也是容易的。于是,抓来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小本子“Romeo and Juliet”就念。可是,一念,才发现:莎士比亚的原文很不好懂——简直是“外国话里边的外国话”。难懂,并不在内容。许多莎剧,特别是喜剧,内容生动活泼,朝气蓬勃,非常适合年轻人的脾味,可以达到“一见如故”的程度。但是,莎剧原文语言里的“拦路虎”可就太多了,而且那些难字难句也不是一般字典语法所能解决的。我当时又是一个穷学生,能找到的不过是一些廉价版的小册子,每本后边附有薄薄几页 Glossary。我把这些 Glossary 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抱着一本 C.O.D.,很费力地半生不熟地啃了三四个戏。然后,只好带着依依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搁下了——实在太难了。

记得诗人徐迟过去曾在哪本书里说过:要读懂莎士比亚,光靠白文本和普通字典是不行的,必须有好版本的和专门的工具书。他说的是实情。

过了多年,我到大学教书,要准备有关莎士比亚的课,才算借到一部 Arden 版的厚厚一大本“Hamlet”,又从北京、上海的旧书店买到其他几个剧本的较好单行本,靠着其中的详注,完成了备课任务。

这时候,我渐渐明白:莎士比亚和我们隔着差不多四个世纪,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我国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他所使用的是一种“早期近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就英语发展史而言,当时近代英语的规模虽已大备,但词形、词义、用法尚未固定,词汇中还包含不少中世纪英语的成分,甚至还残留着古英语的孑遗。此外,由于戏剧演出的特点,为了使得观众雅俗共赏,莎剧语言中还采用了大量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俗语俚语,其中融会了许多当时特殊的风俗、人情、习尚、典章、制度、器物等。这种情况,非常类似我国元曲的用语,其中既有从往古继承下来的文言古词,又有反映当时特殊风俗人情的“大白话”——这种文白杂糅的舞台用语,在当时的观众是一听就懂、心领神会的,过了几百年,语言随着生活大变,就构成后世阅读中的特殊困难。因此,我国学者乃有《元曲释词》一类的专书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阅读莎士比亚原作时所感到的特殊语言困难,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不同的只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莎剧语言之难乃是双重的:既是外国的,又是外国往古的。

现在,我在地方大学里工作了40年之后,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所感到困惑的这一个问题,基本上仍然没有解决。固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的图书馆、资料室增添了一些莎剧全集和单行本,但仍以白文本和简注本为多。带有详注的权威版本和重要的莎氏词典、语法等工具书,限于外汇,学校没有购置,私人更不敢问津。即使我这个未出国留过学的英文教师,也只是偶尔碰见过一本 Abbott 的莎氏语法,但属于他人珍藏,只能翻一下目录,匆匆还给人家。直到10年前,才在上海旧书店买到一本英国出的 Pocket Shakespeare Lexicon——这虽然还远不能解决读莎剧中的大量语词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是意外的惊喜了!

在这种条件下,想进行真正的莎士比亚学习和研究,严格地说,是谈不到的。学生方面就更难了。我曾看到有的同学写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时,依靠的只是一部中文译本和两小本英文莎剧故事,不能不感到立论的根据太单薄些。诚然,中译本和莎剧故事自是有用之书,并不能抹煞,但是它们绝不可以代替莎士比亚原作。任何严肃的莎士比亚研究,必须以攻读莎士比亚原作为其根本的基础。但在缺乏必要的基本工具书的情况下,这个根本问题在我国并未解决。而且,从我自己当大学生到今天教大学生,这个问题已经悬而未决50年了!

因此,目前我国莎学研究实际上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状况:一方面,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由于自己早年负笈海外,学有积累,撰文写书,成绩卓著;另一方面,对于广大青年学生来说,莎剧原文仍是一部“天书”,深入的莎学研究仍为一门带有一定神秘性的学问。莎剧原文的特殊语言困难构成了我国学生不能直接攻读莎士比亚的一大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成为目前我国莎学研究既不能广泛普及又不能深入提高的根本原因。此语尚未经人道破,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必须尽快予以解决的。

有鉴于此,倘能编出一部莎士比亚词典,对于莎氏全集中的难字——予以注释,并举出莎剧原文

作为例句,英汉双解,加以说明,则我国学生得此一书之助,当可扫除攻读莎氏原作中的“拦路虎”,能够直接看懂原文并进而理解、欣赏莎士比亚原作的渊博内容和无限妙趣。这样,也就能够在我国具有相当英语基础的学生和其他青年学者当中,为普及推广莎学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条件。——这是编写这部词典的根本宗旨。

近百年来,国外陆续出有莎氏词典数种。但这些词典不但为国内一般学生难于见到,而且有的卷帙浩繁,不易查阅,有的又过于简略,不能解渴,不太适合我国一般学生的需要。因此,这一部为中国学生使用的莎士比亚词典,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动手来编。编时还不能照译外国的书,只能独立工作。我的工作方法是从我自己攻读莎士比亚全集原文开始,根据我国学生的实际需要,对于原作一字一句进行爬剔筛选,再据国外第一手资料确定词义的英文解释,例句广采莎剧原文片断,然后,将英文注释和莎剧引文译为中文,必要时再加以按语说明——用这种方法首先编制大量莎氏语词卡片;然后,参照国外有关典籍的编写经验,对于全部语词卡片进行分类排比,删繁就简,最后编成一部繁简适当、英汉双解的莎士比亚词典,前有导言,后有附录,并有名物插图若干幅。为体现中国特色,这部词典力求注释简明扼要,语言浅显易懂,以适合我国学生攻读莎剧原文的需要,达到方便实用的效果。自然,这不过只是一部入门工具书。但我们衷心希望它能成为一把钥匙,帮助如我当年一样想读莎士比亚原作而不得其门而入的今天的中国学生,能够打开莎剧原作的宝库,让他们进去窥见其中珍藏着的艺术瑰宝。

上述计划于1989年冬制订,1990年开始编写莎剧词语卡片。八年来,除了少数学术活动之外,我和助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这项工作中了,无所谓“双休周末”,也无所谓节庆假日,每天日夜工作,不管春季的桃红柳绿、夏天的阳光灿烂、秋日的天高气爽、冬令的银装素裹,一心一意,念兹在兹,惟以这部词典作为我们夫妇二人安身立命的庄严事业,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以苦为乐,日就月将,铢积寸累,共写出莎剧词语卡片41200张;其内容除广泛收入莎翁一般常用词汇外,包括他的早期喜剧和悲剧、六大喜剧、四大悲剧及八部历史剧的全部难词难句。现在,经过一步步的编排合成,把它们紧紧地装进了24只方便面纸箱,连同前言、附录,即将付印成书。八年马拉松式的苦工,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抚摩一下被漫长的重负压得酸痛的肩背,歇一口气了。

整个词典的核心部分是每一词头的英文释义,因为释义准确可靠乃是一部词典质量的根本保证。所以,我们把这一环节当做重点的重点。首先,我们尽可能搜求到19世纪末以来直到当前国外出版的莎学典籍和莎剧版本,作为确定词义的第一手资料(参考书目附后)。凡是国外资料中有一言可采者绝不漏过,同时,在缺乏可靠资料根据时也绝不望文生义、向壁虚造——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条铁则。此外,工作中也遇到过另一种情况:对于某些词语,国外学者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时我们就得在比较研读不同资料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判断,寻求一种或二三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所谓“合理”不外乎从莎剧上下文或剧情中看来比较通情达理,对于我国学生来说简明易懂,从而避免那些过于曲折烦琐、牵强附会的说法。因此,为了最后确定某一单词的英文释义,把卡片写了又涂、涂了又改;确定之后又发现更好的解释,则把卡片的正面画掉,在反面另写;甚至为此毁掉一两张、两三张卡片,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凡此努力,不外想使我国学生在初读莎剧原文时能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而已。

注释必须有例句作证,而词典中四万多张卡片上的莎剧例句又必须一一对照权威版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标点、一个标点,进行校对无误,才能作为定稿合成付排。仅此一项,我们付出的劳动也是难以计算的。

在对英文释义和莎剧例句原文进行翻译当中,我们广泛参考了国内(包括台湾)已有的多种莎剧中译本和英汉词典,书名和译者、编者列于“主要参考书目”,以表示感谢。倘没有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莎译先行者和英语学者的卓越成果,用中文来阐释莎剧原文中成千上万词语的含义,将会是无限崎岖和步履维艰的。但在参考他们的译文时,我们并不是一一照搬,而是在他们翻译的基础上,核对原文,进行再构思和改译——改译成为尽量接近原文的“直译”,因为这部词典的编纂宗旨不在于展示翻译的样板,而在于使我国学生弄懂莎剧词语的准确含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本词典中对于莎氏的优美诗句常常不得不译成拙直的散文。这是词典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但这么一来,也可以看出,对于莎氏原作的理解、诠释和翻译,还留有一定的余地,有待于我们在新世纪中做出新的尝试。

其他具体问题,详见“体例说明”,此处不赘。

编者和助编的分工是:助编担负资料搜集、原文校对、打字复印、卡片编排合成等全部技术性工作及部分附录的编制工作,而编者对全书的学术内容质量负责。

回顾八年的工作历程,我们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中山大学戴镗龄教授、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和冯亦代先生,以及著名出版家、原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沈昌文先生,他们或

则在一开始拟订词典计划时就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或则在词典编纂中提出过指导意见,或则在信息资料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凡有词典编纂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多么繁重、细致而又漫长的工程,但在这长期的“自愿的苦役”中,上述几位学者专家的无私支援乃是始终鼓舞我们前进的精神支柱!

李赋宁先生和戴镛龄先生所写的序言为这部词典增了光。两篇序言本身的学术价值,读者自会明见;至于他们对词典的表扬,我们只能当做蔼然长者的鼓励。

美国密西根州萨吉诺大学的莎学专家王裕珩教授远道惠赠莎剧的美国新版本多种,对词典的后期编写帮助不小。原在河南大学外语系工作的美国朋友麦德尼克先生(Mr. Frank Mednick)和金罗德美女士(Ms. Dorothy L. Cameron)均曾惠赠莎学书籍,在词典编写中曾不断参考。特此申谢。

英国当代版画家格雷厄姆·克拉克先生(Mr. Graham Clarke)特为本书绘制封面上的莎翁肖像,我国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拨冗为词典题写书名。两位艺术家为这部书增添了中西合璧的艺术光彩,谨表衷心的感谢。

近些年,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学术书籍出版不易。承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导理解此书的意义,将它列入“九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最后,我想以拙诗《编纂莎氏词典述怀》为此序作结:

老来何事习雕龙?只缘痴情耽莎翁。
敢以苦学追少壮,窃把勤耕比劳农。
一字未稳几片纸,三思始得半日功。
心血倘能平险阻,好与来者攀高峰。

刘炳善

1997年6月9日,开封。

附:刘炳善先生为1996年4月洛杉矶第六届世界莎学大会所写的英文发言稿

COMPILING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

—Written for the Sixth World Shakespeare Congress, Los Angeles, April, 1996.

Liu Bingshan, Henan University, China

Shakespeare is a great topic, about which I can only speak from the view of a Chinese teac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Shakespeare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We have now two Chinese prose versions of Complete Shakespeare, while some of his representative tragedies, comedies and historie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poetry. Our people usually read Shakespeare through these Chinese versions, and Shakespea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vourite western writers and dramatists among our readers and audiences. But, so far as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 is concerned, translation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the original. It is unthinkable to make a serious study of Shakespeare without the careful reading of his original plays and poems. But that is still a question sometimes puzzling us at present.

May I take my own experience to illustrate how an ordinary Chinese scholar has been groping his way in studying and teaching Shakespeare. My first play of Shakespeare was “Romeo and Juliet” which I read at middle school through the beautiful translation made by Cao Yu, the most famous playwright in modern China. The happy impression encouraged me to read the play in the original as soon as I studied English at university. I embarked on this pleasant task with a

little pocket edition of the original play. At first, the peculiarities of Shakespeare's language appeared very interesting and I brushed aside all obstacles with youthful high spirits. Then I planned to read over "The Oxford Shakespeare" from cover to cover with the help of C. O. D. But I could only get over the first two or three plays before I put down the big volume with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language gap between Shakespeare and me was unsurmountable in spite of my warm love of him.

Many years later, when I taught English literature at university, I tried by all means to get reference books about Shakespeare, and succeeded in buying from second-hand bookshop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early sixties, "Hamlet",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s You Like It", and "Henry IV", edited separately by E. K. Chambers, K. Deighton, and A. W. Verity. The greatest acquisition in my search of books was an Arden "Hamlet" which was borrowed from an old professor of our department. Armed with these good editions, I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Shakespeare and prepare my lecture about him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I also wanted to get some Shakespeare dictionary or grammar, but it was then nowhere to be obtain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layed havoc with academic researches. Our Shakespearean studies revived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its calamitous effect is deep-going. For one thing, the second-hand bookshops where we could formerly pick a few good old editions of Shakespeare are no more. Meanwhile the rising of pr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book market has made it impossible for ordinary Chinese scholars to buy up-to-date publications about Shakespeare.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may be better furnished, though not quite fully, with stocks of books about Shakespeare. But, as far as I know, it is verging on impossibility, even now, to find in our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and local colleges, any indispensable Shakespeare dictionary and grammar, and whole sets of authoritative editions of Shakespeare.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s original remains the business of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learned scholars who either studied Shakespear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long ago, or have in recent years the chances of making advanced studies abroad. Meanwhile, most of our students can only rely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r mere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 to satisfy their ardent desire to study Shakespeare. For them, the original Shakespeare is still a closed book.

Shakespeare wrote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which is now four centuries old. From the days of Shakespeare,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changed greatly. "Time has placed an ever-increasing cloud before the mirror he held to life." Anyone who tries to read Shakespeare's original without any preparation in advance can only "see through a glass, darkly".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compiler has pointed out bluntly: "The Shakespearean language is, to an extent greater than is sometimes supposed, a dead tongue to us, and can be thoroughly mastered only by study with the aid of grammar, dictionary and comment." (Richard John Cunliffe: Preface to "A New Shakespearean Dictionary", 1910.)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drama of Yuan dynasty (1271~1368), one of our treasur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Yuan drama used a language which on the one hand inherited ancient literary Chinese and on the other absorbed a large amount of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with numerous words and expressions which represent the particular customs, fashions, institutions and ways of life belonging exclusively to that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ese peculi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nstitute the language difficulties for present-day readers. So dictionaries of Yuan drama have been compiled by Chinese scholars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said that even the students of Britain and America today find it hard to read Shakespeare owing to language difficulties. Then the difficulties shall be twice or thrice as great to Chinese students, because for them Shakespeare's language is not only a foreign language, but also an ancient one.

As a teac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I have long been thinking of how to make Shakespeare easily accessible to our students. An essay of E. V. Lucas ("A Funeral") has put me in mind of the fact that W. J. Craig, the first editor of Arden Shakespeare, had devoted his lifetime to compiling a new Shakespeare lexicon instead of old Schmidt, but left his own MS behind him unfin-

ished. Natsume Soseki, the Japanese writer and scholar of English literature, has, in his reminiscence of W.J. Craig, also corroborated the same fact. The world seems to call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ome new Shakespeare dictionary to better meet the demand of contemporary readers and scholars. That is a question for the world's Shakespeare scholars to consider. What I should consider first is our students' needs. A chance of obtaining of "A Pocket Shakespeare Lexicon" struck me with the idea of translating it into Chinese. But I gave up the thought because the little book is not enough for us. How about other dictionaries? Schmidt is too voluminous, while Onions is too brief. They are not quite suitable for our students' special needs.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 can only be compiled by a Chinese scholar. Such a dictionary should explain all the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from cover to cover so that every Chinese student with adequate English foundation can read and understand Shakespeare's original from whatever cheap paperbacks he could get from the library, with the aid of this dictionary. After a few years' consideration, I have drawn up the plan of "A SHAKESPEARE DICTIONARY FOR CHINESE STUDENTS" and embarked upon the project from 1990:

I. Aim: Popularizing Shakespearean studies in China.

II. Users: Students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oung schol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lovers of Shakespeare with adequate English foundation, mainly in China.

III. Languages used: English and Chinese.

IV. Size: Smaller than Schmidt, larger than Onions.

V. Scope of Content: Covering 38 plays, 2 narrative poems and the Sonnets.

VI. Contents of an Item: Head-word — English definition(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 Examples from Shakespeare's original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 Supplementary remark if necessary.

VII. General Introduction.

VIII. Appendices.

IX. Main Sources: Drawn from the abundant fruits of researche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during the past centuries (rewritten and simplified so as to be easily understood by Chinese students).

X. Working Process: Vocabulary cards (totalling 60,000~80,000) —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 Synthesized — Computerized — Completed MS. — Published as a dictionary in China.

XI. Working Method: Starting from scratch; working like a marathoner, slowly, incessantly and determinedly; doing by learning, and learning by doing, combined.

XII. Time for the Whole Project: 8 years (1990~1997).

Up to now, over 40,000 vocabulary cards have been written, covering the early comedies, major comedies, great tragedies and mature histories. Work remaining to be done includes 30,000~40,000 vocabulary cards covering Greek and Roman tragedies, late romances, the sonnets and poems.

This is a work of compi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es made by forerunners of past centuries and by learned scholars of our own time. I shall enumerate all the authorities I have consulted in a list of acknowledgements in my Dictionary.

William Tyndal, the hero of Bible translation, once declared that he "will cause a boy that driveth the plough shall know more of the scripture". In compiling my Dictionary, I work with a sincere hope that more and more young scholars, translators and lovers of Shakespeare will arise among our students in the soon approaching 21st century, thus raising the studies of Shakespeare to a higher level in China.

体例说明

一 宗旨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是为我国大学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以及具有同等英文阅读能力的外国文学工作者、爱好者和其他社会读者而编的一部阅读莎士比亚英文原著的工具书,目的在于帮助我国学生和读者解决在攻读莎剧(包括莎诗,下同)原作中所遇到的语言困难,以便顺利读懂莎剧原文,准确理解莎剧内容。

二 词条内容范围

1. 为莎剧中所使用而今已不用或罕用的古旧词语;
2. 为莎剧中所使用而其释义、用法与今不同的英语单词、词组和习语;
3. 表示莎士比亚时代的风俗、习尚、名物、掌故的特殊单词和成语;
4. 莎剧中的特殊人名、地名;
5. 莎剧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圣经典故以及英法等国的历史典故;
6. 莎剧中的外来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非英语词句);
7. 方言土语;
8. 非英国人、非英格兰人或下层社会人物所使用的错别字或发音错误的字眼;
9. 现代英语词典业已收入的英语词汇,其在莎剧中的释义比较冷僻者,酌情收入一部分,以方便读者。

三 词条编排顺序

词头——词类——英文释义——中文释义——莎剧原文例句——例句中译文——必要的英文说明或中文按语。

例如:

poll-axe *n.* battle-axe 战斧,板斧。△L. L. L. 5. 2. 576: "Your lion, that holds his *poll-axe* sitting on a close-stool, will be given to Ajax;" 你那个手持板斧坐在马桶上的狮子只有送给埃杰克斯。(按:“一头持板斧的狮子坐在宝座上”是亚历山大的纹章。又:古希腊战士 Ajax 之名与英文 a jakes〈一只马桶〉音近,故有此调侃。)

上举词条中各项内容的排印办法,请看以下说明。

四 词头及词类

1. 词头的大小写:除专有名词、整句或成语外,词头的第一个字母一律使用小写。
2. 词类:所收单词,一般都先标明词类,再注释义。但对于各种典故中的专有名词、词组、成语、整句、谚语以及少数词类不易确定的单词,则只在冒号之下注明其意思或内容解释。
3. 名词复数的排列:在莎剧中所使用的名词复数(单数形式加 s)往往有特殊意思,因而在本词典中列在该单数名词的词条之后,作为独立词项。
4. 动词的标注:对于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反身动词,凡能分清者,分别标明,各有释义和例句;不易分清者,则仅标其为动词,注明释义,举出例句。
5. 动词词头的处理:
 - a. 莎剧原文中所使用的原形动词一律按原文列为词头。
 - b. 莎剧原文中所使用的变形动词,凡与现代英语中的规则动词或不规则动词的动词变形完全一致者,一般情况下还原为动词原形,列为词头;但变形动词若有特殊含义,则单独列为词头,并标明词类。
 - c. 凡与现代英语动词变形不同的变形动词(主要是过去分词和过去式),如 broke = broken,

spoke = spoken, strook = stricken 等,单独列为词头。

6. 由动词分词所变成的形容词 (participial adjective), 往往有特定含义, 也单独列为词头。

五 关于对不同版本异文的处理

莎剧在三四百年的流传出版过程中, 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和许多词句的异文问题。本书为初学者而编, 不能陷入复杂的学术争论, 也不以炫奇泥古为尚, 对有关文本问题采取以下的处理办法:

1. 以当代英美 (英国为主) 的权威版本为据, 例句中的单词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采用现代英语的拼写方式。

2. 莎剧台词多采用诗歌形式, 有时为了保持一定格律节奏, 往往对某些单词拼写改为省形, 如 o'erwhelm = overwhelm, 等等。本书对于这些省形单词, 倘列为词头, 则采用完整拼写形式, 而在例句中仍用省形, 以保存莎剧原文格律。但在不影响诗行的语音节奏时, 对有些莎剧原文中的省形 (主要是动词结尾 “ed” 中的 “e” 常常省去), 则根据当代通行权威版本, 在例句中改为完整拼写形式, 目的是为了接近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3. 对于由不同版本系统所产生的同一单词的异体字, 列为词头时采用国外权威版本一般采用的拼写形式, 而将其他异体字另列词头注明。

4. 例句中的文字有异文时, 在编者按语中注明。

六 释 义

1. 本书词头的释义一概根据国外莎学典籍的第一手资料。

2. 国外莎剧笺注, 三百年来蔚为大观, 经过长期汰选, 多数词义基本稳定, 但仍有不少词义, 说法不一。本书的做法是: 凡词义了无疑义者, 即采取通常解释; 各家注释大同小异者, 则择善而从; 义可兼通者, 则并列二或三种, 以供读者选择、思考; 间有特殊疑难之处 (cruxes), 莎剧编订者各有解释, 则选一两种较易为中国学生了解者, 以概其余; 个别 “死角”, 虽专家通人也迄无解释, 只得付之阙如。

3. 莎剧中有相当多的双关语, 在本书中列出其不同释义, 并在例句翻译中注明。

4. 莎翁对英语的运用自由不羁, 对于单词的使用往往在其原始根本含义的基础上, 根据剧情内容的需要和上下文的语言环境灵活发挥; 因此, 同一个单词在不同上下文之间常有种种词义变化, 而且当时尚无权威性的英语词典; 现在对于莎氏用词的诠释, 乃是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根据英语史和词源学的发展, 对于莎剧原文不断研究揣摩的成果积累。明乎此, 可知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对于莎氏用语的解释中, 在同一词头、同一词类、同一词组释义当中, 在不同的释义之间并没有一道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有时是可以互通、允许 “释义交错” 的。在界定某词在莎剧中某处的含意时, 虽可根据揣摩体会, 认为应作某种释义, 这并不意味着只允许有这一种释义。例如《奥赛罗》第四幕第一场第 201 行的 “O, 'tis foul in her.” 一句话里的 “foul” 一词就有 dirty, shameful, wicked, criminal 各种解释, 而且都可以解释得通。(当然, 不同的解释应以认真的研读为基础, 并不能随心所欲, 轻率行事。因为, 如前所述, 莎剧中的多数词义, 经过三个世纪外国学者的研究, 已经稳定下来。我们必须首先认真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 然后才能根据独立思考, 有所发挥。)

5. 国外的莎士比亚词典 (除施密特那两大卷 “全典” 以外) 往往收词过严, 仅限于莎氏用语中与现代英语截然不同的那些词汇。这当然有其理由——因为英美读者早在中学时代就学过莎剧课, 有了一定熟悉的基础, 不必一一解释。但这对中国学生就远远不够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 一部莎士比亚词典不仅要解释那些在当代英语中完全不用的莎氏用词, 也应该包括那些从伊利莎白时代沿用至今但含义和用法都比较冷僻、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一般词典也难查的词汇。因此, 本书在收入词头和释义时遵循一种折衷的标准, 即: 不过严, 也不过宽, 凡是我国学生在阅读莎剧原文时有可能遇到的难懂词语绝大部分都能在这部词典中得到解释——此外如果读者还有不少难词, 那就需要他去查一般的英文词典了。

七 莎 剧 引 文

1. 本书所引用的莎剧原文例句, 主要根据 20 世纪以来在英国出版的几种采用现代英语拼写方式的权威版本, 择善而从。

2. 引用莎剧原文,均以英文略语形式表示剧名、幕、场及行数。如前举词条中 L. L. L. 5. 2. 576 =《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第 576 行。本书所使用的莎氏全集中的所有剧名、诗名的英文略语,均见本书“体例说明”中“莎士比亚剧名与诗名缩略语表”。

3. 国外各种版本的莎氏全集对于莎剧原文所标的分行数字往往各不一致。本书不可能全部列出,只采用 20 世纪以来我国最通用的两种版本,即“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和“河滨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分行数字。原文例句前的第一个数字为前者的分行,第二个加括号的数字为后者的分行;倘两者分行一致,则只标一个行数,不加括号。其他版本分行数字相差不远,读者阅读莎剧时稍稍留心,不难检索。

4. 倘遇引文跨行,则标出者乃是引文开始一行的数字,不一定是所注词语的所在行数。此点请查阅时注意。

5. 本书引用莎剧原文,若在两行以上,遇跨行时,在两行之间用斜线(/)隔开,每行开头的第一个字母保持大写。

6. 引用莎剧原文时,一律保持原文标点符号。如仅引用词语片断,不足一行,无原文标点,则将编者所用标点置于引号之外,以示区别。

7. 莎剧词汇在 2 万以上,若将其难懂词语的例句全部举出,则词典篇幅过大,只能在解释词义时列举一部分例句说明,举一反三。但在编写卡片时我们注意将每部莎剧的重要难词难句尽量揽入,以利读者。因此,本书实际上成为一部相当详细的莎剧注释汇集。

八 插 图

为了形象地说明莎剧中提到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特殊风俗、习尚、服饰、器物,本书附有插图若干幅,望能稍稍增加读者的学习兴趣。

九 略语(英文缩写式)

1. 词典正文所使用的各种英文术语缩写式:

n. = noun 名词

n. (pl.) = plural noun 名词复数

pron. = pronoun 代词

a. = adjective 形容词

ad. = adverb 副词

vb. = verb 动词

vt. = transitive verb 及物动词

vi. = intransitive verb 不及物动词

vb. refl. = reflective verb 反身动词

vb. aux. = auxiliary verb 助动词

pa. t. = past tense (动词) 过去时

pr. p. = present participle 现在分词

pa. p. = past participle 过去分词

p. a. = participial adjective 分词形容词

abstr. for concr. = abstract noun for concrete noun 抽象名词转为具体名词

(cap.) = capitalized 大写

L. = Latin 拉丁语

Fr. = French 法语

It. = Italian 意大利语

Sp. = Spanish 西班牙语

Gr. myth. = Greek mythology 希腊神话

Rom. myth. = Roman mythology 罗马神话

i. e. (L.); id est = that is, that is to say 即,就是

2. 莎士比亚剧名与诗名缩略语表:

Ado.	=	Much Ado about Nothing《无事生非》
All.	=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终成眷属》
Ant.	=	Antony and Cleopatra《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
As.	=	As You Like It《皆大欢喜》
Cae.	=	Julius Caesar《裘力斯·凯撒》
Com.	=	The Comedy of Errors《错误的喜剧》
Compl.	=	A Lover's Complaint《情人怨》
Cor.	=	Coriolanus《科里奥兰纳斯》
Cym.	=	Cymbeline《辛白林》
Gent.	=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维洛纳二绅士》
Ham.	=	Hamlet《哈姆雷特》
1H. IV.	=	Henry IV, Part I《亨利四世(第一部)》
2H. IV.	=	Henry IV, Part II《亨利四世(第二部)》
H. V.	=	Henry V《亨利五世》
1H. VI.	=	Henry VI, Part I《亨利六世(第一部)》
2H. VI.	=	Henry VI, Part II《亨利六世(第二部)》
3H. VI.	=	Henry VI, Part III《亨利六世(第三部)》
H. VIII.	=	Henry VIII《亨利八世》
Jo.	=	King John《约翰王》
Kins.	=	The Two Noble Kinsmen《两个高贵的亲戚》
L. L. L.	=	Love's Labour's Lost《爱的徒劳》
Lr.	=	King Lear《李尔王》
Lucr.	=	The Rape of Lucrece《鲁克丽斯受辱记》(长诗)
Mac.	=	Macbeth《麦克白》
Meas.	=	Measure for Measure《一报还一报》
Mer.	=	The Merchant of Venice《威尼斯商人》
Mid.	=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仲夏夜之梦》
Oth.	=	Othello《奥赛罗》
Per.	=	Pericles《配力克利斯》
Phoenix.	=	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凤凰与斑鸠》
R. II.	=	Richard II《理查二世》
R. III.	=	Richard III《理查三世》
Rom.	=	Romeo and Juliet《罗米欧与朱丽叶》
Shr.	=	The Taming of the Shrew《驯悍记》
Sonn.	=	Sonnets《十四行诗集》
Tim.	=	Timon of Athens《雅典的泰门》
Tit.	=	Titus Andronicus《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Tp.	=	The Tempest《暴风雨》
Troil.	=	Troilus and Cressida《特洛勒斯与克丽西达》
Tw.	=	Twelfth Night《第十二夜》
Ven.	=	Venus and Adonis《维纳斯与阿都尼》
Wint.	=	The Winter's Tale《冬天的故事》
Wiv.	=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BIBLIOGRAPHY 主要参考书目

- E. A. Abbott: *A Shakespearian Grammar*, 1870(Reprint).
 C. T. Onions: *A Shakespeare Glossary*, 1986.
 Alexander Schmidt: *Shakespeare-Lexicon*, 1923.
 John Foster: *A Shakespeare Word-Book*, 1908.
 R. J. Cunliffe: *A New Shakespeare Dictionary*, 1910.
A Pocket Shakespeare Lexicon (E. P. Dutton & Co.), 1913.
 J. A. H. Murry, H. Bradley, W. A. Craigie, C. T. Onion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1989.
 C. T. Onions: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55.
 Marvin Spevack, ed.: *The Harvard Concordance to Shakespeare*, 1973.
 C. T. Onion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1969.
 W. A. Skeat: *Concis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1956.
 Eric Partridge: *Shakespeare's Bawdy*, 1955.
 Helge Kökeritz: *Shakespeare's Pronunciation*, 1953.
 W. W. Skeat: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aucer (Glossarial Indexes)*
 Sidney Le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1931.
 Peter Alexander: *Shakespeare's Life and Art*, 1939.
 S. Schoenbaum: *Shakespeare's Lives*, 1991.
 W. A. Neilson and A. H. Thorndyke: *Facts about Shakespeare*, 1916.
 George Saintsbury: *A History of Elizabethan Literature*, 1907.
 F. E. Halliday: *A Shakespeare Companion*, 1964.
 Stanley Wells: *Shakespeare, 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 1978.
 Charles Boyce: *Shakespeare A to Z*, 1990.
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1981.
 Paul Harve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1967.
The Arden Shakespeare, ed. W. J. Craig, Una M. Ellis-Fermor, Harold Jenkins et al., 1899~1982.
The Oxford Shakespeare, ed. W. J. Craig, 1957.
The New Oxford Shakespeare, ed. Stanley Wells and Gary Taylor, 1982~.
The New Shakespeare, ed. Arthur Quiller-Couch and John Dover Wilson, 1921~1961.
The 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 ed. Philip Brockbank and Brian Gibbons, 1984~.
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Edition of Shakespeare, ed. Stanley Wood et al., 1904.
The Century Shakespeare, ed. F. J. Furnivall and John Munro, 1910.
The Pit Press Shakespeare, ed. A. W. Verity, 1935.
The Penguin Shakespeare, ed. G. B. Harrison, 1954.
The New Penguin Shakespeare, ed. T. J. B. Spencer, 1969.
Shakespeare's Histories, ed. Peter Alexander, 1958.
The New Clarendon Shakespeare, ed. R. E. C. Houghton, 1964.
The New Swan Shakespeare, ed. Bernard Lott, 1975.
The Everyman Shakespeare, ed. John Andrews, 1995~.
The New Variorum Edition of Shakespeare, ed. H. H. Furness et al., 1908~1928.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ed. G. L. Kittredge and Irving Ribner, 1971.

-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ed. G. B. Evans et al., 1974.
-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ed. David Bevington, 1992.
- The Yale Shakespeare*, ed. Wilbur L. Cross et al., 1918.
- The Folger Library Edition of Shakespeare*, ed. L. B. Wright et al., 1969~.
- The Signet Classic Shakespeare*, ed. Sylvan Barnet.
-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多人校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译，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5。
-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卞之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黎玠王、奥赛罗、罕秣莱德、麦克白斯》，孙大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994。
- 《莎剧十二种》，曹未风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1962。
-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亨利四世》（上篇、下篇），吴兴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柔蜜欧与幽丽叶》，曹禺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
-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杨周翰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卷 1979，下卷 1981）。
- 《莎士比亚绪论》，王佐良著，重庆出版社，1991。
- 《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卞之琳著，三联书店，1989。
- 《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顾绶昌著，武汉《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1—2期。
- 《英语史》，李赋宁著，商务印书馆，1997。
- 《莎士比亚的戏剧及其时代》，索天章著，载于复旦大学《莎士比亚专辑》，1984。
- 《莎士比亚年谱》，裘克安著，商务印书馆，1988。
- 《莎士比亚辞典》，孙家琇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 《莎士比亚传论》，赵澧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远东英汉大辞典》，梁实秋主编，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7。
- 《英华大词典》，郑易里等编，商务印书馆，1987。

